

ROGER ZELAZNY

The Great Book of Amber

安珀志

1

美国“国宝级”  
奇幻史诗巅峰巨著

NINE PRINCES IN AMBER

安珀九王子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  
胡纾 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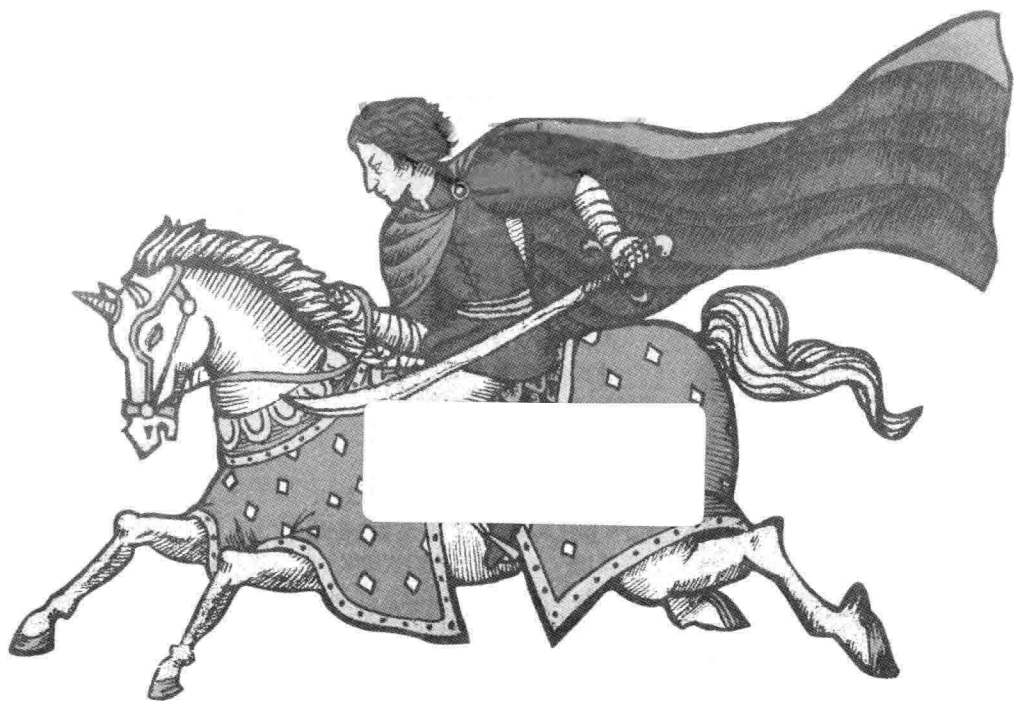
读客

——安珀志——

*NINE PRINCES IN AMBER*

# 安珀九王子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  
胡纾 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珀志. 1. 安珀九王子 / (美) 泽拉兹尼著; 胡纾

译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5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2877-1

I. ①安… II. ①泽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3891号

---

Original Title: Nine Princes In Amber

Copyright © 1970 by Roger Zelaz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©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G-2014-3094

安珀九王子

作者: [美] 罗杰·泽拉兹尼

译者: 胡纾

责任编辑: 李伟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江培芳 张晓莹

封面设计: 莫晓娟

版式设计: 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张新元 曹振民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140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8.7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2877-1

定价: 32.00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*CHAPTER*

I





仿佛从永恒的混沌中苏醒。

我试着动动脚趾头，成功了。我发现自己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双腿被石膏裹了个遍，但至少我能感觉到腿的存在。

我使劲闭上眼，又睁开，一共三次。

房间终于不再晃个不停。

我他妈到底在哪儿？

迷雾渐渐散去，所谓记忆的玩意儿又回来了。我记起无数的夜晚，还有护士，还有针头。每次我稍微清醒些，就会有人进来给我一针。一直如此，没错。但现在，既然我感觉自己已经好了一半儿，他们就得适可而止了。

他们会吗？心头一震：也许不会。

我对人类动机的纯洁性有些与生俱来的怀疑，这会儿，这些怀

疑一窝蜂地跑来压在我胸口上。我突然明白了：我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这样对我；也就是说，如果是有人付钱让他们干的，他们就不可能停手。一个声音对我说：好的，保持镇定，还要装出昏昏沉沉的样子。想出这个主意的是最坏的那个我——没准儿也是最聪明的那个我。

我这么做了。

大约十分钟以后，一个护士从门外探进头来。我呢，自然一副呼呼大睡的模样。她转身走开了。

到这时，我隐约想起了一点儿来这里以前的事情。

我似乎出了什么意外，之后的事模模糊糊的。至于之前发生了什么，那就更是毫无头绪了。我记得自己先被送进另一家医院，后来才被带到了这儿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
不过，我的腿感觉还不错。不知从摔断腿到现在已经过了多久——我确实知道自己摔断了腿——但我想我还能站起来。

我试着坐起身子。全身肌肉乏得要命，这一动费了我老大的劲儿。外边是漆黑一片，从窗户看出去，只有孤零零几颗星星忽闪着。我冲它们眨眨眼，接着把双腿挪到床沿上。

我觉得昏头昏脑，好在这股子晕劲儿没多久就退下去了。我站起来，抓紧床头的铁杆，然后迈出了第一步。

好。腿还撑得住。

所以，从理论上讲，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可以走。

我回到床上，伸展开四肢，开始思考。刚才那阵折腾让我浑身冒汗，抖个不停，仿佛有一大堆圆溜溜的糖果在我眼前晃啊晃啊。

危险，情况紧急……

我想起来了，那次事故是车祸。闹出的动静可真不小……

门开了，光线透了进来。我眯起眼，从睫毛下往外看。原来是名手拿注射器的护士。

她向我的病床走过来。这人看起来像个女嬉皮士，深色头发，粗胳膊。

她靠近床边，我坐起身子。

“晚上好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……晚上好。”她回答道。

“我什么时候能出院？”我问。

“我得先问问医生。”

“去问吧。”

“请把袖子卷起来。”

“谢谢，不用了。”

“我必须给你打一针。”

“不，你用不着这么干。我不需要。”

“恐怕这得由医生说了算。”



“那就把他找来，让他来解释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别想在我身上扎眼儿。”

“恐怕我必须执行命令。”

“艾希曼<sup>①</sup>也这么说来着，瞧他落了个什么下场。”我慢条斯理地摇着脑袋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但我会把这件事报告给……”

“请便。”我说，“还有，顺便告诉他，我已经决定明早出院。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连路都没法走，还有内伤……”

“咱们等着瞧吧。”我说，“晚安。”

她根本没搭理我，转身就走。

于是我又躺在床上，动起脑筋来。这地方瞧上去像是家私立医院，这意味着，有人在帮我料理账单。我认识这个人吗？我的脑海里没出现任何亲戚的影子，也没有朋友。还可能是谁？敌人？

我又想了想。

一片空白。

想不出有谁会资助我。

我突然回忆起一个细节：那次事故原来是车祸。我开车冲出悬

---

① 艾希曼（1906~1962）：纳粹德国犹太人事务处处长，对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。1960年被以色列逮捕，他辩称自己只是执行命令。后被处决。

崖，掉进了湖里——只能想起这么多。

我……

心脏猛地一抽。转眼间，我汗流浹背。

我不知道我是谁。

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我坐起来，把身上的绷带全给拆了。绷带下的皮肉似乎已无大碍，看来我的自作主张并没捅什么篓子。我从床头栏杆上撬下一根铁棒，用它敲碎右腿上的石膏。我突然有种感觉：必须赶紧离开这儿，我还有事要办。

我试了试右腿。没问题。

我敲碎左腿的石膏，起身向壁橱走去。

里边一件衣服都没有。

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我回到床上，用被单遮住石膏碎片和报废的绷带。

门又一次被推开了。

接着，灯光照亮了整间屋子。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站在墙边，他穿着白大褂，一只手还停在电灯开关上。

“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在找护士的麻烦？”没必要装睡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从他皱起的眉头看，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把他弄糊涂了。过了一两秒钟，他说：“你该打针了。”

“你是医生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，但医生让我给你打一针。”

“我拒绝，”我说，“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。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一针你挨定了。”说着，他绕到了病床边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他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，刚才他一直遮掩着不想让我看见。

我给了他一拳。照我看，这一拳够他受的，正好落在皮带扣下边四英寸的地方。他膝盖一软，跪在地上。

过了好半天，他才挤出一句：“操你妈！”

“再靠近我试试，”我说，“看还会发生点儿什么。”

“我们有的是法子对付你这种病人。”他气喘吁吁地说。

于是我知道，是时候行动了。

“我的衣服在哪儿？”

“操你妈！”还是那句。

“那么我只好穿你的了。给我。”

回答同上。同样的脏话听三遍，实在让人腻烦。我用床单蒙住他的头，拿起那根铁棒，狠狠给他来了一下子。

只花了大约两分钟，我就穿好了这身行头。莫比·迪克<sup>①</sup>加香草

---

① 莫比·迪克：美国小说家海曼·梅尔维尔的小说《白鲸》中的巨型白鲸。

冰淇淋的颜色。难看。

我把他塞进壁橱，然后透过带格子的窗户向外张望。天空中，残月抱着新月<sup>①</sup>，在一排白杨树上方晃悠，草坪闪耀着银光。夜晚正在垂死挣扎，无望地跟太阳讨价还价。没有任何东西能告诉我现在身处何方。不过，我的房间应该位于一幢大楼的第三层，在我的左下方还能看到一点亮光，似乎一楼的什么人还醒着。

我离开房间，仔细观察了一番走廊的情况。我左边的走廊两侧还有四扇门，每侧两扇，这些门后头的房间估计跟我所在的一样。走廊尽头的墙上有一扇带铁格子的窗户。我走上前去，外面仍是地面、树木和夜色，没什么新鲜的东西。于是，我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门、门，还是门，门缝里看不见一丝亮光，四周唯一的声响是我的脚步声。借来的鞋子总是不合脚，太大了。

手表显示现在是五点四十四分——手表当然也是那个可爱的小伙子的。铁棒插在皮带下，用整洁的白大褂遮住，走路时来回擦着我的髌骨。天花板上固定着一排灯，功率四十瓦左右，两盏灯的间隔大约是二十英尺。

---

① 残月抱新月：地球反照现象，即月球的暗面反射地球的光芒而发出微光，在新月的前几天清晨形成残月抱新月，之后几天的傍晚则能看到新月抱残月。

右手边出现了向下的楼梯。我走下去。楼梯上铺着地毯，非常安静。

二楼也是一连串的房间，跟我住的那层差不多，所以我继续往下走。

到了一楼，我向右转，寻找那间门缝里透出亮光的屋子。

找到了，就在靠近走廊尽头的地方。我懒得费神敲门，径直闯了进去。

有个家伙坐在一张锃亮的大办公桌后面，穿着件俗气的浴衣，正在核对什么账目。这间屋子不是病房。他抬头看见我，两眼瞪得老大，眼神很警觉；嘴唇张开，准备大叫。不过也许是看见了我的表情，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而是迅速站了起来。

我把身后的门关好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接着告诉他：“早上好。你有麻烦了。”

看样子，麻烦总能引起大家的好奇心，因为在我花了三秒钟走到他跟前之后，他的话是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，”我说，“你将被起诉。首先因为你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，然后是因为你玩忽职守，滥用麻醉剂。我已经开始有了断瘾症状，没准儿还会使用点儿暴力什么的……”

他站直了身子。

“出去。”他说。

桌上放着一包香烟，我为自己点上一根，然后对他说：“坐下，闭上嘴。有些事情我们得好好谈谈。”

他坐了下来，不过并没有闭嘴。

“你违反了规定。”他说。

“那就让法庭来决定谁该为此负责好了。”我回答道，“把我的衣服和随身物品给我。我要出院。”

“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……”

“没人征求你的意见。要么马上照我说的做，要么你就等着上法庭吧。”

他想按桌上的一个按钮，我一把推开他的手。

“照我说的做，马上！”我又说了一遍，“我刚进门的时候你就该按那个，这会儿已经太晚了。”

“科里先生，你太固执了……”

科里？

“入院手续不是我办的，”我说，“但我他妈绝对有权离开这儿。我现在就要走，咱们还是别浪费时间了。”

“很明显，凭你的身体状况，现在不可能出院。”他回答道，“我不能批准你这么做。我马上叫人护送你回病房，让你上床休息。”

“想都别想，”我说，“否则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到

底怎么样。现在，我有几个问题。首先，是谁送我来的，谁付的账单？”

“好吧。”他叹了口气，那一小撮黄棕色的胡子耷拉了下去。

他打开一个抽屉，伸手进去。我警觉起来。

我的动作很快，他连保险都没来得及打开就已经脱了手——一支点三二自动手枪，很漂亮，柯尔特公司出品。我拿起桌子上的枪，打开保险，对准他：“回答我的问题。显然你认为我是个危险人物。也许你想得没错。”

他无力地笑了笑，为自己点上一支烟。如果这是为了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，那他可犯了个错误——他的双手抖个不停。

“好吧，科里。如果这么做能让你感到高兴的话。”他说，“是你妹妹办的人院手续。”

我一头雾水。

“哪个妹妹？”

“伊芙琳。”他说。

没印象。将计就计。“太可笑了。伊芙琳和我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了，”我说，“她甚至不知道我在这个城市。”

他耸耸肩。

“不管怎么说……”

“她现在住哪儿？我要给她打个电话。”

“我手边没有她的地址。”

“去拿。”

他起身走到一个档案柜跟前，打开柜子，飞快地翻了起来，最后拿出一张卡片。

我仔细地阅读上边的内容。伊芙琳·伏罗美尔夫人……纽约的地址，我同样没一点印象，但我把它记在脑子里了。卡片上还写着，我的名字是卡尔。好。又多了些信息。

接着我把枪插在皮带下，和铁棒一起。保险当然已经关上了。

“好吧，”我对他说，“我的衣服在哪儿？还有，你准备怎么补偿我？”

“你的衣服车祸时全毁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必须告诉你，你的双腿确实都骨折了——左腿有两处。老实说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能站得起来，这才过了两个星期……”

“我向来恢复得很快。”我告诉他，“现在，咱们说说钱的事……”

“什么钱？”

“庭外和解费。刚才不是说了嘛，我准备指控你玩忽职守什么的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！”

“谁在开玩笑？给我一千块就不起诉你，现金，现在就要。”



“这种事情我连谈都不想谈。”

“嗯，你最好考虑一下，事关重大呀。想想看，如果审判前我找媒体大肆渲染，对这地方的名声可不好啊。我肯定要联系美国医药协会，各大报纸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这是敲诈，”他说，“我决不答应。”

“要么现在付钱，要么等到法庭审判以后。”我说，“我倒无所谓，不过现在付款可以享受不少优惠。”

如果他上钩，就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——这里头肯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勾当。

他瞪着我，我也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。

最后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拿不出一千块。”

“你这儿有多少？说个数。”

他顿了顿，说：“这是盗窃。”

“算不上，老兄，这叫现金支付，当场提货。到底多少，说吧。”

“我的保险柜里大概有五百。”

“拿出来。”

他打开墙上的一个小保险柜看了看，告诉我里边只有四百三。我可不想为了证实他的话而在保险柜上留下指纹，所以我点头接受，把钱塞进衣兜。